

楚辭

楚辭

十六  
十七

卷一

一

四

第 四 十 冊



楚

辭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汲古閣

宋刻洪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 楚辭目錄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

## 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字叔

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屈原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釋文第三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

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

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

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  
敘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  
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  
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  
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 楚辭卷第一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香草木蟲魚疏二卷孟

輿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

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 離騷經章句第一

### 離騷

校書郎 臣 王逸上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

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芊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

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

屈原序其譜

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

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

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

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

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

王乃疏屈原

疏一作逐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

表

一作邪

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

中心愁思猶依道徑

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

以風諫君

也

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

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

故上述唐虞二后之制下序

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

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

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

脅一作脅

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史記曰屈

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伴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惠王非昭王也

其子襄王復

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王怒而遷之

屈原放在草野

草一作山

復作九章援天

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

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

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

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沅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

離騷之文依

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

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

於君

媿配也匹詰切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

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飄一作廳以為小人其

詞温而雅其義皎而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

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

其志焉愍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行屈原尚之窮後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文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

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

胥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

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朕

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

及於己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

庸為屈原父名皆非也原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

攝提貞于孟陬兮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

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補曰並出爾雅陬側鳩切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

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歟

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

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裏妊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

皇

覽揆余初度兮

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云鑒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云我父鑒度我初生之

法度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

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各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各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各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紛盛貌五臣曰內美謂忠貞

又重之以

脩能

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

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叶韻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名辟幽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蘼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離說

者不同說文曰江薙靡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薙糝以靡蕪乃二物也本草靡蕪一名江薙江薙非靡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靡蕪見九

歌郭璞云江薙似水薺張勃云江薙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赤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芷一名白藎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婆紫色楚人謂之葯

**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鱗

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薙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

紉說文云繹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悅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

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

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溼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

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蘭兮陸機云蘭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

中皆種之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



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文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子旣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魂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時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楸則遠矣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

汨余若

將不及兮

汨去貌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恐年歲之不吾與

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

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

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

山名補曰搴音蹇說文揅拔取也南楚語引朝搴阰之木蘭阰類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

江地多木  
夕攬洲之宿莽  
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  
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

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  
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

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搯一作擘洲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  
切取也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  
日月忽其

不淹兮  
淹久也忽釋文作留  
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日  
月晝夜常行忽然不

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  
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皆墮也草  
曰零木曰落零

一作  
恐美人之遲暮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  
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

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

也有自喻者送美人  
不撫壯而棄穢兮  
年德盛曰壯棄去也  
穢行之惡也以喻讒

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  
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

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

何不以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

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以此度一云何不以此度也五臣云何不以此度也

度以從忠正之言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

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棄文選作策馳一作駝補曰駝即馳字下同

來吾道夫先路

路道也言己如得任

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

昔

三后之純粹兮

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固衆芳之

所在

衆芳諭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臣云三

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

也葉曰蕙根曰薰五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蔭又云矯菌桂以紉蕙

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菌一作菌其字從竹五臣以爲香木是矣其以申爲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菜杜蔭美人之所懷服

豈維紉夫蕙蔭

紉索也蕙蔭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蔭任

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效也補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溼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鸚

草狀如茅而香爲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麝蕪可以己厲又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卽是零陵香生

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黃魯直說與此異已見上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蔭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蔭白芷也昌改切

彼堯

舜之耿介兮

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補曰耿古迥古幸二切

既遵道而

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

臣云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

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五臣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云褶被不帶也被音披

夫唯捷

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于滅亡

以法戒君也唯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補曰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

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行不由徑徑步道也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

黨朋也論語曰朋而

不黨偷苟且也一無夫字

路幽昧以險隘

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論傾危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

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小人朋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云悲世俗之迫阨相如大人賦作迫隘阨

豈余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也一無身字補曰小人用事則賢人被殃憚徒案切忌難也

恐皇輿之敗績

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

敗先王之功五臣云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傳曰大崩曰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踵繼也武跡也詩曰

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

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見切踵亦跡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

孫香草可以餌魚疏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閩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 **反信**

**讒而齋怒** 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己也齋一作齊補曰齋音賚又音妻說文云齋炊鋪疾也

釋文齊或作齋並相西切五臣云齊同也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

**兮** 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忍而不能**

**舍也** 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

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指**

九天以爲正兮

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

蒼天以爲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暉天南方赤天西

方成天餘

夫唯靈脩之故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己將陳忠

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爲君

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者謂自竭盡耳五臣說誤

曰黃昏以爲期兮

羌中道而改路

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

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

初旣與余成言兮

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言謂誠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誠言

後悔遁而有他

遁隱也言

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遜他一作佗五臣云悔改遜移也改移本情而有他志

余

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一無夫字傷靈脩之數

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傷惜也補曰數所角切化音花下同余既

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譏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

曰畹於阮切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修行仁義勤身自

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畹或曰

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畦留夷與揭車兮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

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芘輿五十畝為畦也揭一作藹文選作留夷藹車補曰畦音攜揭藹藹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揖曰

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藹車芘輿本草拾遺云藹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芘音迄雜杜

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衡一作藹補曰爾



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  
臭如靡蕪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

冀枝

葉之峻茂兮

冀幸也峻長也文選作後五臣云茂盛貌音俊補曰相如賦云實葉後楸後音峻

願埃

時乎吾將刈

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萎病也絕

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埃作俊

哀衆芳之蕪穢

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死也於危切

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

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脩也補曰蕪荒也穢惡也

衆皆競進

以貪婪兮

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一作而補曰並逐曰競婪盧舍切

憑不馱乎

求索

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也憑一作憑補曰憑皮冰切

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補曰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曰歎聲也量力香切

各興

心而嫉妒

與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使其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鳴嗚嚇鴛雞此之謂也與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它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

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與心而嫉妒也 忽馳騫以

追逐兮

五臣云忽急也馳一作馳補曰騫亂馳也

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所

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今

七十曰老冉冉行貌

五臣云冉冉漸漸也 恐脩名之不立

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

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也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

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朝飲木蘭之墜露

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己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

華吞正陰之精蕊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一作飡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補曰飲啜也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

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飡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苟余情

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補曰信姱言實好也

與信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於笑切長頗頷亦何傷頗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

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頗頷飢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

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頗頷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頗頷虎感切頷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檢切

顛頷食不飽面黃貌頷一作頷音同擊木根以結蔭兮擊持也根

以喻本文選舉作擊補曰擊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注云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莖皆喻本也

貫薜荔

之落蕊

心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蕊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

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蕊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

荔狀如鳥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蘘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曰萼

內曰蕊蕊花鬚頭點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此香木以自比補曰九章

云擣木蘭以矯蕙

索胡繩之纒纒

胡繩香草也纒纒索好貌言已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

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纒所綺切

謇吾法夫前

脩兮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

難也言已服飾雖爲難法我做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謇作蹇世作時五臣云蹇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

遭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爲代俗所用補曰審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爲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周合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

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聘之所珍兮撫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長太

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艱難也言己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

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拭淚也遠遊曰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

鞿羈以馬

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五臣云言我雖習前人之大道而爲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姱

謂脩潔而  
媵美也

謇朝諝而夕替

諝諫也詩曰諝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媵好之姿然以為讒

人所戰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

既替余以蕙

纒兮

纒佩帶也補曰纒息羊切下云解佩纒以結言

又申之曰攬茝

又復也言君所以廢

弃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一云又申之搢茝五臣云申重也攬持也

亦余心

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中

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

蕩兮

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

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

終不察夫民心

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

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民一作人五臣  
云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衆女嫉余

之蛾眉兮

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  
喻臣蛾眉好貌蛾一作蛾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嫫之疾妒

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揚己之意夫冶容誨淫目  
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螭首蛾眉  
蓋言其質之美耳師古云  
蛾眉形若蠶蛾眉也  
諛諛謂余以善淫  
諛謂毀也諛猶  
譖也淫邪也言

衆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妒忠正  
言己淫邪不可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爲淫亂補曰謠音遙  
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詠竹角切方言云詠愬也楚以南謂之詠言  
衆女競爲謠言以譖愬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恕己以量人  
固

時俗之工巧兮  
佞規矩而改錯

佞背也圓曰規  
方曰矩改更也

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  
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云規矩法  
則也補曰佞音面賈誼云  
佞梟獍以隱處錯音措  
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猶隨也繩墨  
所以正曲直補

曰背違也墨度各也五尺曰墨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為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

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循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

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 惇鬱邑余侘僚兮惇憂貌侘僚失志貌

住也楚人名住曰僚邑一作悒一本注云惇自念貌五臣云惇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補曰惇徒渾切悶也鬱邑憂貌下文曰曾獻歎余鬱邑兮五臣以惇鬱為

句絕誤矣侘敕加切僚丑利切又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僚逗也南楚謂之僚郭璞云逗即今住字 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言我所以惇惇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也字

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作晡下注同補曰溘奄忽也渴合切余不

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一無也字鷙鳥之

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伏眾鳥鷹鷂之類也以喻中正補曰鷙脂利切擊鳥也月令曰鷙隼蚤鷙自前世



而固然

言驚為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李善文選世作代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

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圓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鑿受圓柄

屈心而抑志

兮

抑案也補曰案讀若按

忍尤而攘詬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忍過而不

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恥辱也

伏清

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

乃前世聖王之所厚良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

悔相道之

不察兮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補曰相息亮切

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也佇立貌詩曰

佇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

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

回旋也路

道也回一作迴

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

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鶴鳴于九皋補

曰皋九折澤也一云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招寃曰皋蘭被徑

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四墮曰椒丘言

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駝五臣云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

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瀆云丘多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宜從如瀆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

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儻偈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植七啓曰願反

初服從子而歸

製芰荷以為衣兮

製裁也芰陵也秦人曰薜荔荷芙蓉也補曰芰奇寄切生水中

葉浮水上花黃白色 蘂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菱荷集合芙蓉以

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蘂一作集補曰爾雅曰荷芙蓉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各荷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菱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華也

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用此語解音皆荷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 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

美補曰芳敷方切香艸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補曰岌岌及切 長余

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云陸離美

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鉞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也

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 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

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虧一作虧其字從分五臣云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

忽疾貌遊

一作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

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噶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

佩繽紛其繁飾兮

繽紛盛貌繁衆也補曰繽紛賓切

芳菲菲其

彌章

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感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

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

爲常

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爲常行也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欲也下文云汝

何博譽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

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忒也忒與艾並音又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懼皆非是

女頰

之嬋媛兮

女頰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揮援補曰說文云頰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頰前漢有呂須取此

為名嬋媛音嬋媛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頰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頰罵原以不與眾合不承君意誤矣

申

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言女頰見己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

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貌女頰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歌云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是也予音與叶韻

曰鮌婞

直以亡身兮

曰女頰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很也鮌亦作縣一作縣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

切東坡曰史記殛鮌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鮌婞直以亡身則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

云行焯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終然妖乎羽之野蚤死曰妖言堯使鮫治洪水焯很自用不

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於鮫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妖一作天一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妖歿也於矯切鮫遷羽山三年然

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能入於羽淵汝何博謩而好脩兮紛獨

有此媵節女類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謩往古好脩謩謩有此媵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

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媵大之行補曰博謩當如逸說紛盛貌媵苦瓜切好也蕢菜施以盈

室兮蕢蒺藜也葦王芻也施臬耳也詩曰楚楚者蕢又曰終朝采葦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側者也補曰今詩蕢作茨葦作綠蕢音蕢

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葦音錄爾雅云葦王芻葦葦也本草云蓋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

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葦葦草施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臬耳皆以實得名本草臬耳一名蕢判獨

離而不服判別也女類言衆人皆佩蕢臬耳為讒佞之行滿于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

也斥棄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

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己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

說之

世並舉而好朋兮

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

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煢一作煢予一作余補曰煢渠營切今詩作惇聽平聲

依前聖以節

中兮

節度文選以作之

喟憑心而歷茲

喟歎也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

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

行澤畔矣補曰喟亡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貌引楚詞康回憑怒皮冰切列子曰帝馮怒莊子曰佞溺於馮氣說文云馮懣也並音憤喟憑心

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濟沅湘以南征兮濟渡也沅

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  
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  
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  
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

中  
**就重華而噉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  
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

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噉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  
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噉列也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

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爲放  
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

文命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詞屢言  
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故原欲就之

而噉  
**啟九辯與九歌兮**  
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  
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續敘

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  
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  
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  
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弊日爲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  
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  
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

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  
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  
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巷一作居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  
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僂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  
見全書故以爲佚篇他皆放此難乃旦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  
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  
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  
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  
羽淫遊以佚畋兮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五計切

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  
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  
又好

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問

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固一誤作國鮮一作鈔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

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

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強圉多

力也澆一作梟一云被於疆圉補曰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梟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疆禦疆禦疆梁也

縱

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疆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

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

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而

一作厥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

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墮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巔墮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尙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夏桀之常

違兮

桀夏之亡王也五臣云言常背天違道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僭於天道下

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爲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

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

醬曰醢菹一作菹五臣云菹醢肉醬也補曰菹鱗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殷宗

用而不長

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

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湯禹儼而祇敬兮

儼畏也祇敬也儼一作嚴補曰禮記曰儼若思儼亦作嚴並魚檢切

周論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

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

故得永年補曰道洽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差舊讀作蹉五臣以為差殊非是

舉賢而授能兮

一云舉賢

才循繩墨而不頗

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

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文賦注引楚詞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

陂一音頗

皇天無私阿兮

竊愛為私所私為阿

覽民德

焉錯輔

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

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人補曰焉  
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爲生賢佐故曰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

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

獨有聖明之智感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  
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爲我用詩曰奄有下土  
瞻

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相觀民

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

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爲至矣計策也極至也相觀重言之也  
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尚猶有臭書弗遑暇食語同  
夫孰非

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

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  
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  
陆余身而危死

兮陆猶危也或云陆近也言己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下有節字補曰覽

陆音馨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陆前漢注云陆近邊欲墮之意覽

余初其猶未悔

言己正言危行身將死亡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

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鑿而正柄兮

量度也正方也柄所以充鑿補曰量力香切鑿音漕穿孔也柄

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漸乎矩鑿之中

固前脩以菹醢

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柄

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

補曰九辯云園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已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

曾歔歔余鬱

邑兮

曾累也歔歔懼貌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歔香衣許毅二切

哀朕時

之不當

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補曰當平聲

攬茹蕙以

掩涕兮

茹柔粟也攬一作搵文選作擗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

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

霑余襟之浪浪

霑濡也衣

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己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奕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皆謂之襟襟

交領也浪音郎 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昇燒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

於蒼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 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上觀禹

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昇燒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

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己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

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 駟玉虬

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爲車飾虬一作蚪鷖一作乘鷖一

作鷖補曰言以鷖爲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蚪也鷖於

計烏雞二切山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 溘埃風余

上征

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溘猶掩也

按溘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朝發軻於蒼梧兮

軻搯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搯一作支補曰軻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軻車於趙矣軻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軻為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

于陽帝丹朱葬于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

蒼梧也

夕余至乎縣圃

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

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

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不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

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

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千北辰星之耀名閩風巔其一  
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縣  
圃其居安  
欲少留此靈瑣兮  
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  
楚王之省閩也一云靈神之所

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璫五臣云瑣門閣也  
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

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  
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  
日忽忽其將暮  
言己誠欲

少留於君之省閩以須政教日又忽  
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日御

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  
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

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  
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彌耳切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迫附  
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

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感時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  
音茲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子云日入

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

路曼曼其脩遠兮

脩長也釋文曼作漫五臣云漫漫遠貌補曰曼漫並

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

吾將上下而求索

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吾方上

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補曰索所格切

飲余馬於咸池兮

咸池日浴處也補曰飲於禁切

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

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所浴者也

總余轡乎扶桑

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

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于扶桑以留日行幸

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東方朔十洲記曰扶

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曠猶照也說文云榑桑神木日所出榑音扶湯

與暘同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

黑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聊

逍遙以相羊

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

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伴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

前望

舒使先驅兮

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補曰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

旗以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入則辟左右而前驅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

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

鸞

皇為余先戒兮

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

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鸞鳳其雌皇皇或作凰為去聲雷師

告余以未具

雷為諸侯以與於君言己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

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兩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

以日夜

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

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雌鳳也以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

先戒百官此云鳳鳥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

回風為飄

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眾屯其相離言不與己和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

帥雲霓而來

御

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

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迓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蜺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

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蛻為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蛻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

紛盛多貌總總猶傳傳聚貌五臣云紛亂

也

斑陸離其上下

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

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斑一作班補曰斑駁文也下音戶

吾令帝閶開關兮

帝謂天帝閶主門者

也補曰說文云閶常以昏閉門隸也

倚閶闔而望予

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

使闔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閶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各閶闔門淮南子曰排閶闔淪天門

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閶天門也闔門扇也楚人名門曰閶闔文選注云閶闔天門也王者因為門屈原亦以閶闔

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罷一作疲補曰曖日不明也音

愛罷音皮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而一作以五

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云

世溷濁

而不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補曰溷胡困切

好蔽美而嫉妒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

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也五臣云蔽隱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濟渡也淮南子言白

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也五臣云白水神泉

登閬風而

緜馬

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緜繫也言己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己脩清白之行不懈

怠也緜一作緜補曰閬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餘說已見縣圖下緜音薛左傳曰臣負羈紲紲馬韁也馬滿補

切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楚有高丘

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

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也溘一作盞補  
曰盞塵也無奄忽義  
折瓊枝以繼佩  
繼續也言己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

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後

漢注云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下文云折瓊枝以爲羞  
及榮華之未落兮  
榮華喻顏色落墮也補曰遊春

宮折瓊枝欲及相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脩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

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一作  
吾令豐  
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詒音怡通作貽

隆樂雲兮  
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樂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

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

爲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黶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

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官有觀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以爲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爲

兩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爲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耳  
**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神女以喻隱士

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宓一作處五臣云處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處顏氏

家訓云處字从庀宓字从宀下俱爲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處義之後俗字以爲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

以爲密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  
**解佩纒以結言兮**  
纒佩帶也

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而要之亦此意  
**吾令蹇脩以爲理**  
蹇脩伏羲氏之臣也

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爲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爲媒以通辭理補曰宓

妃伏犧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爲理也  
**紛緜緜其離兮忽緯繡其**

**難遷**  
緯繡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

緯音微繡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較愷廣韻作微繡此言隱士忽與我乖刺其意難移也  
**夕歸次於窮石**



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

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朝濯髮乎洧盤

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

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盤一作樂補曰洧于軌切

保厥美

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傲一作敖

日康娛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

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雅久

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

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潔身亂倫

覽相觀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補曰相去聲

周流乎天余

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

栗謂之四極郊說文作汎汎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闔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

門下音戶望瑤臺之偃蹇兮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美者

見有娥之佚女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

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佚補曰娥音嵩李善引呂氏春秋

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吾令鳩

為媒兮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補曰鳩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鵝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

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鳩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鳩為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

不好也五臣云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

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弃之耳堯之用鯀是也暉與運同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釋

文雄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鶻鶻也爾雅云鶻鶻鶻鶻注云似山鶻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  
余猶惡其

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

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彫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偷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猶由

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豫或

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

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

猶是獲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欲自適而

不可 適往也言己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

也 鳳皇既受詒兮 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恐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

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

禮遺將行恐帝嚳己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帝嚳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欲

遠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

聊浮遊以逍遙

言己既求

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宅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

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

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

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上

有虞城姚音遙說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理弱而媒拙兮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恐導言之不固

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

溷濁而嫉賢兮世一作時好蔽美而稱惡稱舉也再言世溷濁

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

之閨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

閨邃雖遂切哲王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

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閹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

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冀幸君懷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亦此意

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

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閹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

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索莫

茅以筵筮兮

索取也。筮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筮。文選：筮作瓊。五臣云：筵竹筮也。補曰：索所

草切。筮音瓊。爾雅云：蒿，筮茅。注云：蒿，蒿一種。花有赤者為筮。筮音廷。筮音專。後漢方術傳云：挺專折竹。注云：挺，八段竹也。音同。

命靈氛

為余占之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筮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

智靈氛占其吉凶也。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也。

噫九州之博

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噫，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

惟補曰：女細呂切。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一無狐字。

孰求美

而釋女

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何所

獨無芳草兮

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

爾

何懷乎故宇

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氣之詞爾一作余宇一作宅注同

補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

世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惑亂貌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光也其

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嫌疑宵象者衆人之所眩耀

孰云察余之善惡

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文選善作美

民好惡

其不同兮

民一作人惟此黨人其獨異

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

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黨朋黨謂椒蘭之徒也

戶服艾以盈

要兮

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

謂幽蘭其

不可佩

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

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察視也草

一作艸一作卉  
猶一作獨

豈理美之能當

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

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爲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

乎玉喻忠直補曰理美猶九章言蓀美也理音呈一曰珮珩也

蘇糞壤曰充幃兮

蘇取也充猶滿也壤

土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目一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幃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襜注云卽今之

香纓也幃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幃騰音騰

謂申椒其不芳

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

臭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

狐疑

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

巫

咸將夕降兮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

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



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招皆取此名言夕懷椒糝而要之物所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

以降神糝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糝要之使占茲吉凶也糝俗作精補曰糝音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糝以椒香米餼也要伊消切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翳蔽也續盛也九疑

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糝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己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翳於計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迓也漢紀曰望祀

虞舜於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闕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冉切九歌曰橫大江兮揚靈告

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靈氣之占筮等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

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曰勉陞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升

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桀一作矩矱一作矱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桀俱兩切矱紆縛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桀矱之所周注云桀方也矱度法求桀矱之所同桀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

也也矱度法湯禹嚴而求合兮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摯

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

而安天下也一作臯陶補曰天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苟中情其好脩兮又

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

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補曰說音悅操七刀切築擣也

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

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

閱史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湖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 呂望之鼓刀兮

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云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

###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釣之困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 甯戚之謳歌兮

甯戚齊

### 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

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矸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粲及年歲之未

晏兮晏晚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

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說文央久也詩曰夜未央恐鵝鵙之先鳴兮

鵝鵙一名買鵝常以春分鳴也鵝一作鶉五臣云鶉鵙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補曰鶉音提鵙音決一音第桂一音殄緝反離騷云徒恐鶉鵙之將鳴兮顧先

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鶉鵙一名買鵙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鵙與鵙同鏡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己而華予兮鶉鵙鳴而不芳注云

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鶉鵙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鶉鵙一名鶉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鶉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

杜宇又曰鶉鵙鳴而草衰注云鶉鵙爾雅謂之鶉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鶉鵙二物也月令仲夏鶉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

曰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鹵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鵙鳴故百草為之芳歇

廣韻曰鵙鳩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鷓鴣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使夫百草為之不

芳言我恐鷓鴣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

雅疏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威貌佩一作珮衆

夔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威衆人夔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五臣云夔亦盛也補曰夔音愛方言云

掩翳夔也注云謂夔蔽也惟此黨人之不諒兮諒信一作亮恐嫉

妒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時繽紛其

變易兮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也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

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日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一作卉今直為此蕭艾

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

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蕤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

艾賤草以喻不肖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言士民所

以變曲為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修絜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

害至於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

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

蘭爲令尹然則子蘭乃懷  
王少子頃襄之弟也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

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  
貌浮華而已五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  
委厥美以從

俗兮委弃苟得列乎衆芳  
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詔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

進賢之心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無  
蘭之實雖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  
椒專佞以慢慢兮椒楚大夫

子椒也悖淫也慢一作謾釋文作媢悖一作詔補曰古今  
人表有令尹子椒悖宅刀切書曰無即悖淫注云悖慢也  
椒又欲充

夫佩幃椒葉莢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

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  
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殺爾

雅曰椒椒醜菜注云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椒之似椒也  
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既

干進而務入兮干求而一作以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

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固時俗之流從兮

一作從流

一本從誤

又孰能無變化

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

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覽椒蘭其若茲

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揭一作

藹離一作離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子曰椒蘭茲芬

惟茲佩之可貴兮

之一

委厥美而歷茲

歷逢也言

己內行忠直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

虧歎而一作其

芬至今猶未

沫

沫已也言己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歎久而彌盛至今尙未已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淳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



曰日中見沫招魂曰  
身服義而未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

求女

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

紐呂切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上謂君下

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

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

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歷吉日

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五臣曰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筭也

行胡郎切

折瓊枝以為羞兮

羞脯補曰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

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為脩誤矣

精瓊糜以為粢

精鑿也糜

屑也粳糧也詩云乃裹餼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  
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麤音糜文

選音靡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  
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粳音張食米也鑿音作精  
細米也左傳粢食不鑿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

為車  
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  
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瑤象以比君子之德言我

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  
翼瑤美玉也言以瑤象為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為去聲  
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  
同知君與己殊志故

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  
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補曰疏所殖切  
澶吾道夫崑崙

兮  
澶轉也楚人名轉曰澶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  
瓊玉之樹也補曰澶池戰切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  
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陔爾

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琤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崙陵卽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

路脩遠以周流

言己設去

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遙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

揚披也晻

藹猶翳鬱蔭貌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濫一作靄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補曰晻藹暗也冥也晻烏感切藹靄濫並

於蓋切

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己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

之翦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雖雖注云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

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啾音摯埤倉云衆聲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天津東極箕斗之閒

漢津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閒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天津

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搗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 **夕余至乎西極** 言己朝發

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子豳國為西極又淮南曰西方西極

之山曰閭 **鳳皇翼其承旂兮** 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

闔之門 旂態虎為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旗渠之切 **高翺翔之翼翼** 翼翼和貌言己動順

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翺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己補曰古者旌旗皆載於車

上故逸以承旂爲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爲引路  
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翔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

曰期直刺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尙書曰餘波  
不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

補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尙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  
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

遵赤水而容與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

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  
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穆天子傳曰遂宿于

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

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也以蛟龍爲橋乘之以  
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鼉以爲梁也使一作目五臣曰麾招也補曰麾許爲

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曰蛟詔  
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食能吞人龍屬也說文曰津水渡也詔

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  
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

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  
西皇遠遊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  
路脩遠以

多艱兮也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

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  
所行高遠莫能及也待一作侍  
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

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尙左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  
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

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  
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

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遠遊曰歷太皓  
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

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  
故曰指西海以爲期也五臣說非是  
指西海以爲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己

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  
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補曰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

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  
國爲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屯余

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載己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己所在

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齊玉軼而並馳

軼錮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隙我車前後千乘齊以

玉爲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閒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進

駕

八龍之婉婉兮

婉婉龍貌五臣云八龍八節之氣也

載雲

旗之委蛇

言己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

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逶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爲駕載雲爲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爲切蛇弋支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邈邈遠貌言己雖乘雲龍猶自

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

舞韶兮

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尙書蕭韶九成是也補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

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也  
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聊假日以媮樂

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

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

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樂也音俞

陟陞

皇之赫戲兮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一無陟字陞一作升補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輝煌赫戲炎盛也戲與職同

忽臨睨夫舊鄉

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

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計切

僕夫悲余馬懷兮

僕御也懷思也

蜷局

顧而不行

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而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

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蟲形詰屈也行胡郎切叶韻

亂曰

亂理也所以發理詞

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讎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



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

知兮。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闕其戶，聞其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

一無哉字，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辭。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

有知己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

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

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

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

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

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

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威以各世而屈

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依詩人

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

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

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

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

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

慮

一云攄舒妙思

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古讀如本字

典校

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

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

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

又以壯爲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

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

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

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

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

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

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

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

詳愚而不言詐也詳與佯同顛則不能扶危則不

能安婉婉以順上婉婉一作婉婉一作僂僂逡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

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

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

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

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班賈競於

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

進強巨姜切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

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

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

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

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

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  
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爲字不智之故  
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  
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  
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  
以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  
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

激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

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屈原之詞

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達

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

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

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名垂罔極永不刊滅

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娣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閔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沾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



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覓令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竝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

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閒之說西  
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  
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  
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  
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  
故傳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  
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

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

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嚼一作變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

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崑崙懸

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

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

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  
義駟虬乘鷲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  
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  
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  
歎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  
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  
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  
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  
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

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  
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  
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  
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  
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  
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  
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  
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  
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

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

淫之意也

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倡之

摘

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

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

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

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宋玉可也

觀其骨鯁所

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

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

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翬

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  
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  
今驚采絕燄難與竝能矣自九懷已下  
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  
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  
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  
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  
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  
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



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  
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  
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  
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  
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一云獨任  
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  
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

豔溢鎗毫

煙一作雲

